



太子酒店董事长梁耀辉。（资料图）

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多家酒店涉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随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

13日，虎门镇公安分局公布首个被带走审查的酒店老板。而以前东莞的扫黄行动还没有出现过带走幕后老板的情况。2月14日的消息称，广东省委常委研究决定，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的办理。

色情行业兴旺，让这个城市的主政者相当纠结，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城市缺乏更有吸引力的产业。但正当它用高调宣传来试图吸引高端产业的时候，却被曝光“性都”之实。东莞的前路，似乎更加迷茫。

代表信息

姓名	梁耀辉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广东顺德
出生日期	1967年02月	职业	企业家
学历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学学士	工作单位	富亨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党派	无党派人士	学位	文学硕士
现任职务	全国人大代表		

梁耀辉的代表信息。（据全国人大网）

东莞“太子辉”发家史

“太子辉”和他的酒店

“过年前就听到风声，公安系统部署行动。”东莞一名酒店业老板说。

在东莞从事酒店经营必须有某些“过人”的本事，提前知道公安行动并不稀奇。让该酒店老板感到不寻常的是，行动最终以中央电视台暗访色情场所报道的形式开篇。

其中一家被央视曝光的涉黄酒店是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奥威斯集团董事长梁耀辉的太子酒店。事实上，这家酒店历史悠久、服务创新，东莞本地无人不知。

梁耀辉今年42岁，绰号“太子辉”。一名在黄江镇经商的人士与梁耀辉有过接触，他形容梁“聪明，胆大，有经商头脑”。

梁耀辉的发家史能折射出相当一部分东莞富豪与酒店业的渊源。20年前，出身贫寒的梁耀辉20岁，是一名理发师。

这个时候的东莞拥抱“三来一补”产业，外来的资本、人员、商品甚至文化都随之涌入，改变着这个城市的肌理和人的命运。东莞的地下色情业此时悄然发展，街边桑拿、发廊小店用暧昧灯光暗示里面有特殊服务。这类场所，如今在国内四五线城市也部分存在。此时，梁耀辉开了一家色情发廊。

随后走私车生意在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兴起，知情人透露梁耀辉又投身其中做起了生意，黄江镇那位商人表示，他曾从梁手中买过车。每辆车数万元的利润，梁耀辉两三年时间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用第一桶金着手兴建的太子酒店，就是今天太子酒店桑拿中心那座楼，只有六层高。

兴建自己的宾馆是当时东莞本地老板热衷的投资，他们山寨香港流行的夜总会，大厅可以唱歌喝酒、客房提供特殊服务。巅峰时期，几乎每个工业区周边都能找到类似的配套。

夜总会首先吸引的是港商。

“内地人力成本低，加上当时100港元能兑换120元人民币，香港人愿意北上消费，”黄江镇这位熟悉太子辉的经商人士介绍，“色情行业在所有发达城市都有，伦敦、纽约都有，在香港也是半合法化的。港商认为这是一项自然不过的需求和服务。”许多港人周五前来消费，周日晚饭后回港。

太子酒店在众多酒店中表现突出，几年后旧楼换新楼。酒店增设演艺中心，中间圆形舞台，请来香港歌星献唱。为了办好酒店的日式料理餐厅，梁耀辉亲自到香港知名日本食府“偷师”。

从夜总会到酒店，从小酒店到气派的星级酒店，是不少莞籍富豪的发家之路。部分以酒店业和房地产业为主业的富豪还登上过胡润或福布斯富豪榜，不过未有证据证实他们的酒店有提供过特殊服务。

港商之后是台商。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子产业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东莞转移，大批台商奔赴东莞。台商为东莞色情行业引进了日式风格。

今天在合资企业集中的镇上，还能看到一间紧挨着一间的日式酒吧和日本料理店公开招聘陪酒妹。这里最多的客人是台商。

酒店娱乐业是隐形航母

没有人知道色情服务给东莞带来多少确切的收益。对于网传的500亿产值，多数业内人士持怀疑态度。

“一家普通连锁酒店年利润都能达到2000万。”一位认识多名莞籍酒店业富豪的知情人说。

一名开设连锁餐饮老板也认可这种说法。据他了解，星级酒店一年净利至少在3000万~5000万元。他与东莞某经济龙头镇的酒店管理人士相熟。

该餐饮老板算了一本帐。星级酒店内客人每次消费

2000元左右，付出各种提成后，酒店能留下1000多元。卡拉OK目前最低是369套餐（另外还有其他的消费）。但卡拉OK酒水价格高，利润丰厚。

最暴利的是桑拿。以太子酒店六层桑拿中心、110间房计算，每间房一两个小时使用一次，一天从午间到凌晨多次循环，能创造庞大收益。

随着“莞式服务”、“ISO标准”的扬名，色情行业的需求从港台商人、外国采购商扩展到内地客。另一方面，暴利也吸引着更多资本的进入，“月入过万”的收入水平甚至吸引着部分工厂里的打工妹“转行”。这个非法行业实际上是“供需两旺”。

因历史原因和激烈竞争，东莞的酒店娱乐行业像澳门博彩娱乐一样采取了集团化经营。通常有着复杂的股权结构安排。以被公安调查的新世界酒店为例，记者从虎门镇公安分局获悉，新世界酒店由多名股东合资，其中郑某林是大股东，占股约50%，但他并非法人代表。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一家酒店名义上股东通常3~5个，其中一人占股40%~50%。这个人通常是某财团负责人，同时拥有很多酒店。但他很少亲自过问酒店业务，最重要的工作是“通天”，积累深厚关系。他们一般拥有港籍身份。其次是持股10%~20%的股东，作具体操盘。再有一名股东，持股仅2%~5%，担任法人代表，承担法律后果。

为进一步分割责任，卡拉OK和桑拿一般又有外包协议。“这些只是表面的股权结构，暗地里还可能有某些公权力部门人士持股，占股30%左右，”该知情人士说，“我曾亲眼目睹酒店集团老板与公权力部门人士的亲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很难估计这些集团老板有多少身家，甚至数不清他们实际拥有多少酒店物业。能看到的是一段千米长的路上，同一个老板不断增开新的星级酒店，密度比北上广深还要高。“一个财团的老板，曾极力否认被曝光涉黄的酒店归他所有，还向人展示酒店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上确实没有他的名字，但我知道排行第三的股东是他儿子。”知情人士说。

令富豪困惑的色情行业

塘厦镇一名酒店老板曾对身边的人透露，虽然娱乐业来钱快，但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好过。这行不合法，竞争对手又财雄势大，投资者要找靠山，处理各种关系丝毫错不得。能像梁耀辉这样以投资油井为主的富豪不多。他曾以6个多亿出售太子酒店，可惜几年下来没人接盘。

暴利又非法的色情行业，不但是富豪们的，也是东莞市政府的困惑。

要取缔色情业，除非找到比色情业更有吸引力的产业。然而，东莞是以加工制造业为经济引擎的城市，缺少其他新兴产业，整体经济表现差强人意。东莞市政府顾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说：“没有其他行业，有钱人又把眼光投到娱乐行业”。

政府尝试过“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东莞GDP增速一落千丈，从2008年的14%跌到2009年的5.3%，加工制造业雪上加霜。

政府认为亟待改变粗放式发展，鼓励镇村配合把落后产能的中小企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好项目的空间。不过新的项目效果不明显，转移出去的中小企业则表示受伤害更大。

2011年，东莞决定引进世界500强的央企国企项目。主政者认为，要吸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人才，东莞市需要想办法摘掉“世界工厂”、“性都”等标签。于是就有了2013年引起热议的东莞形象宣传片。本次央视暗访报道播出后，不少人感叹东莞投资形象宣传片的钱打了水漂。

林江则认为是政府着急了，自己培养产业过程太缓慢，直接引进大企业对GDP的拉动更加立竿见影。林江认为，东莞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显然难以插手国企项目，其他值得投资的产业又尚未出现。



东莞扫黄现场。

这次扫黄与以往不一样？

那位黄江镇的企业家介绍，早在十年前就有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他回忆，那次也是在寒冷的季节，持枪戴钢盔的武警在东莞涉黄场所清理。

清理后不久，色情服务又再次死灰复燃。

东莞色情场所经历过很多次清理，其中声势浩大的有2009年的“曙光一号”行动。当时政府表示要清理色情行业的“保护伞”。

前述连锁餐饮老板表示，竞争激烈，酒店得到公安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

“片区的派出所所长是某些酒店的常客，他们到这家酒店消费，一方面能向其他客人证明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带来了大量客源。”该连锁餐饮老板说。

记者从多个渠道证实，每逢有打击运动，镇公安分局会上酒店餐饮行业的负责人开通气会，“最近风声紧，不该有的东西就收走了。”或者发放红头文件，预先警告相关场所将有打击运动，形势实在危急的还可能短信通知。

酒店业老板都认为，这些打击运动的影响一般也就一两个月。

这次可能有点不一样。除了清理涉黄场所，本次行动处理了多名公安系统人士。

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对东莞市部分酒店经营色情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下午，东莞市委、市政府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

东莞市从9日下午开始，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

对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涉黄酒店所在的派出所所长实行了先停职、后调查处理的初步处理意见。另外，东莞市委也对中堂、黄江、虎门、凤岗和厚街五个镇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诫勉谈话。

对媒体曝光的110举报电话打完没有出警的情况，东莞市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人士做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指出，央视曝光的涉黄酒店所在的五个镇，除了厚街外，其它还不算色情行业的“重镇”。

据该人士介绍，色情行业“重镇”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常平、厚街，因为外商可坐火车或沿广深高速公路开车直达；二是塘厦、凤岗，与深圳距离近；三是中堂，靠近广州，近年做宣传常做到广州。

目前抓获的新世界酒店股东，只是被曝光的多家酒店里较弱势的，另外两三家背后集团的财力更大、与政府关系更复杂。

黄江镇的经商人士说：“看事态怎么发展吧。说不定这次真的打击到位，能倒逼东莞经济的改革。”

据《经济观察报》